

文學漢林

獒狼之戰

楊從彪

在唐古拉山麓，幾條牧羊犬慘死在群狼的撕咬中，多吉旺扎看到自己的藏獒措姆被四條狼夾攻，情況危急，心如火焚，舉槍彈發，一條狼應聲倒地，其他狼並沒有被嚇跑，向措姆更加兇狠地進攻。

幾條受傷的牧羊犬先後逃走，措姆雖然岌岌可危，但仍然奮不顧身，與惡狼英勇搏鬥。多吉旺扎忙着換子彈，突然聽到幾聲槍響，緊接着狼嚎淒厲。惡狼撤下措姆，不顧一切地向西北方向狂奔而去。

咬紅眼的牧羊犬追着狼群，狼邊回擊邊跑，多吉旺扎很茫然。過了一會兒，他才明白，狼群聽到了狼王呼救的哀嚎，要趕快去救狼王。多吉旺扎和他的措姆乘勢追擊，只見狼群和狗群在山坳混戰正激，殺得難分難解。狼群圍成一圈，受傷的狼王躺在圈中。措姆和牧羊犬猛咬一條狼，另外幾條狼過來搭救，狼王無狼看管。七八條狼死命纏住最兇狠的措姆，似乎決心死戰到底。多吉旺扎想，打死狼王，群狼無首，就會自動撤退。他對準狼王就是一槍，狼王蹬了幾蹬後腿，不再動彈。狼群陣腳大亂，向唐古拉山逃去。措姆率眾犬乘勝追擊，不肯罷休。

一場激烈的戰鬥下來，牧民尋找自己的牧羊犬，為牠們查看傷勢，多吉旺扎的措姆卻不見蹤影。他一邊找，一邊拚命喊，找到山上：措姆躺在一塊巨石下，三條狼的屍體倒在牠的身旁。

措姆氣若游絲，渾身傷痕纍纍，血流一地，另一條牧羊犬用舌頭舔着措姆的傷口，兩眼血紅，神情悲傷。多吉旺扎閃電般撲在措姆血肉模糊的身上，哽咽着說：「措姆，你要挺着，

咱回家，你生下的九個小傢伙，還等着你餵奶！」措姆懂得多吉旺扎的話，掙扎着起身，但起不來。牧民才讓趕來，見多吉旺扎傷心欲絕的樣子，勸道：「咱倆一起抬着他回家吧。」措姆再一次起身，想站起來，可身軀又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牠望着多吉旺扎，急促地呼吸着，呼吸着，頭一偏，一動不動地永遠定格在唐古拉山上，心臟停止了跳動，眼睛圓圓地呼着，牠是想見見自己心愛的九個小寶寶，還是有負於神聖的使命？

與多吉旺扎相依為命七年的措姆，就這樣悲壯地離開了牠。

九條小生命因為沒有母親，餓得嗷嗷直叫，多吉旺扎用奶瓶給牠們餵羊奶。

看着小傢伙一天天長大，多吉旺扎臉上漸漸有了寬慰的笑容。小傢伙轉眼滿月了。朋友們來要小狗。多吉旺扎這個也捨不得送，那個也不想給，最終還是忍痛給了八條出去，自己留下那條最強壯的公狗，這小傢伙和牠媽媽長得一模一樣，一副王者風範。

過了幾天，才讓來到多吉旺扎家，說：「你給我那條小黑狗太好了，我今天特地來謝你。」多吉旺扎說：「措姆這一胎生九個，俗話說，九狗出一獒，我留下這條，肯定是獒，牠的面相體型，簡直就是一頭小老虎。」多吉旺扎拍拍皮襖上的草屑，自豪地繼續說：「我要調教好這聰明的小傢伙，讓牠更好地保護我們草原上的牛羊，還要為牠死去的阿媽措姆報仇。」才讓說：「是的，牠是一條名副其實的藏獒。」多吉旺扎說：「哦，我還忘了，我給愛犬取名『賽虎』，你看



●又一條藏獒在草原上成長起來。 AI繪圖

怎麼樣？」才讓說：「賽虎，好，很好，牠長大了一定會賽過老虎。」

轉眼半年過去了，唐古拉的冬季早已到來，賽虎長得俊朗挺拔，十分機靈。為提高牠的耐寒能力，多吉旺扎把牠拴在帳篷外的欄杆上。草原嚴冬的夜晚，零下三四十攝氏度是常事，多吉旺扎只給賽虎鋪一條破牛毛氈，一米見方。牠每天為賽虎打點獵物，或用些生肉餵牠，從來只讓牠吃個半飽。賽虎忍受着漫長的寒冷、飢餓和孤獨。

深夜，多吉旺扎看着牠瑟瑟發抖的樣子，想把牠抱進帳篷暖和一下，但又想到：要把牠磨煉成真正的獒，只有在最嚴酷的環境下才有可能成功。

多吉旺扎上山放牧，無意間發現一個狼窩，裏面有三條兩個多月的小狼，多吉旺扎把牠們引出窩，和牠們嬉戲，玩着玩着，他突然想到

小狼正好可以給賽虎當活物捕捉，於是把牠們帶回家。他先放出一條，解開賽虎套繩。看到小狼，賽虎頓時憤怒無比，發出低吼，幾個箭步撲上去。小狼逃命，跑得飛快，賽虎一身油亮毛髮，準確地撲上去一口咬住小狼的脖子，使勁兒摔幾下，拋出去。小狼掙扎着，一會兒便沒命了。多吉旺扎將剩下的兩隻小狼放跑，賽虎瘋了一樣撲去咬，小狼反抗，牠們畢竟是狼，為生存而搏鬥是牠們的本性。但牠們反抗是徒勞的，不到三分鐘，就死在賽虎面前。賽虎撕吃着狼肉，多吉旺扎將兩條小狼撿回帳篷，留着以後餵賽虎。這次實戰，賽虎表現特好。

吃罷小狼，賽虎歇了一會兒，母狼順着氣味很快找來了。多吉旺扎心裏直犯疑：剛滿半歲的賽虎能戰勝母狼嗎？沒等他想完，賽虎的爪子已經在拚命撓着草地，嘴裏發出沉雄威猛但又有些稚嫩的吼聲，牠瘋狂地衝上去。母狼聽到賽虎震懾力極強的吼聲，禁不住後退幾步，牠分明感覺到，這是一條狼的天敵——獒。母狼很狡猾，知道賽虎是幼獒，便決定將未來的剋星殺掉，以除後患。牠復仇心切，竭盡全力衝上來，賽虎毫不畏懼。雙方怒視、低吼，緊接着是撕打。賽虎力大無窮，行動機敏，巧妙地躲過母狼幾個回合的猛攻。牠發現母狼左爪遲緩的弱點，於是從左方一個雄鷹抓雞，一下死咬住母狼的咽喉不放，母狼回不過氣來，掙扎着，嚎叫着躺下。

半歲賽虎單騎鬥母狼的消息頓時在草原上傳開，人們都前來祝賀賽虎的勝利。又一條藏獒在草原上成長起來。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白露帖

趙素美

露剛斂去餘痕，
草尖便擎着碎銀——
那是夜揉碎的星子，
趁晨光未醒，落入凡間。

把芬香釀成玉露。
悄悄藏在過客衣襟，
像一句未曾啟齒的叮嚀。

露水漫過草帽時，
它正數着穀粒打盹。
我俯身拾起一片落葉，
指尖觸到微涼的信箋——
原來每一滴露，
都凝成了一個秋天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葦蕩心泊

陳貞奇

●蘆葦隨風款擺。 AI繪圖



化作我們專屬的冰雪王國。孩子們在這天然的滑冰場上御風而行，追逐嬉戲。自製的陀螺在冰面上旋轉，遠比在村中沙土路上更加迅捷持久，帶來源源不斷的驚喜。偶爾，透過剔透的冰層窺見水底靜止的游魚，便按捺不住捕捉的衝動，撿起石塊奮力砸下。然而冰屑四濺之後，魚兒早已如幻影般消失無蹤。這片晶瑩的樂園也暗藏危機。看似堅實的冰面下，或許隱匿着薄弱的陷阱。我們既嚮往冰上的馳騁，也畏懼失足跌落，讓冰冷的汪水浸透單薄的棉鞋棉褲。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，沒有多餘的衣物可供替換，濕透的寒冷足以讓大人憂心忡忡，唯恐孩子受凍甚至遭遇不測。因此，總有大人汪邊守望，用目光牽引着我們，適時將貪玩的我們喚回溫暖的家中。

如今，高樓如林，那承载着童年歡笑與夢想的樂園，已消逝於現實的版圖，化作一幅永不褪色的畫卷，深深鐫刻在時光的記憶裏，成為生命底色中最明艷、最溫暖的一筆。故鄉的汪，連同那些純粹無憂的時光，已然沉入歲月的河床，無聲地流淌在我記憶的深處，時時映照那片水光，那片蘆葦、那片星空，以及那份與天地初遇時的澄澈與自由。它提醒着我，有些消逝，並非終點，而是另一種永恒的開始——那樂園已不在大地之上，卻永駐於心靈的原鄉，成為滋養我一生的精神故土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田埂上的白露

窗明風和

徐洋



●白露是空氣裏的水汽熬了半宿才凝成的溫柔。 AI繪圖

清晨推窗，風裏裹着新涼。簾下的絲瓜藤垂着，葉尖懸着顆水珠，亮得像顆碎玻璃，我伸手去接，它卻偏不依，順着葉脈滾到葉心，藏進毛茸茸的紋路裏——這便是白露了。

我總愛這時節的露。它不是春雨那樣急慌慌的落，也不是冬霜那樣硬邦邦的凝，是空氣裏的水汽熬了半宿，才凝成的溫柔。去田埂上走，腳下的草葉濕了鞋幫，低頭看，每片葉子都頂着顆露，青的稻葉、綠的豆藤、黃的狗尾草，全綴着碎鑽似的，陽光一照，滿地都是晃眼的光。有隻螞蚱蹦過，驚得好幾顆露滾落，滴在泥土裏，沒聲響，只洇開一小圈濕痕，像宣紙上不小心滴的淡墨，暈着暈着就沒了。

田裏頭已經有了秋的模式。稻穗沉了頭，穗芒上的露更稠，風一吹，稻浪翻着金，露就順着穗子往下滑，鑽進稻叢裏，把泥土都潤得發香。老張蹲在田埂上抽煙，煙桿斜夾在指間，指尖沾着露，亮閃閃的。他見了我，咧開嘴笑，皺紋裏也盛着露似的：「小夥子，您看這稻，再等十天就能割了，今年的露足，稻子定沉實。」我順着他指的方向望，遠處的農舍冒着炊煙，煙絲裹着露氣，飄得慢，繞着屋頂轉了幾圈，才慢悠悠地散進風裏。農舍的牆是土黃色的，牆根擺着曬匾，裏頭攤着綠豆，綠豆上也沾着露，顆顆飽滿。

往河邊走，蘆葦已經抽了白穗，穗子上的露更細，像霜又不是霜，摸上去涼絲絲的，沾得手心裏都是濕。有幾隻白鷺站在淺水裏，長腿浸在清凌凌的水裏，一動不動，像幅水墨小品。牠們是來歇腳的，過些日子就要往南飛了。我站在岸邊看，白鷺忽然展翅，翅膀帶起的風拂過水面，

驚得水面上的露珠子跳起來，碎成一片銀光。它們飛得不高，貼着水面掠過去，影子落在水裏，和蘆葦的影子疊在一起，晃晃晃的，倒比畫紙上的更靈動。

回到家裏，奶奶已經把衣裳晾在竹竿上。衣裳上也沾着露氣，是剛從井裏提的水淘的，晾在風裏，帶着皂角的香和露的清。她見我回來，遞過杯熱茶：「外頭涼，喝口暖暖。」茶是去年的龍井，泡在粗瓷杯裏，葉芽舒展開，浮在水面上。我喝了一口，熱流順着喉嚨往下走，正好抵了風裏的涼。抬頭看天，天是透亮的藍，像被露水洗過，連雲都變得薄了，一縷一縷的，飄得慢，像老太太手裏縫衣服的線，輕輕巧巧地掛在天上。

我常想，節氣是有脾氣的。立春太急，大暑太躁，冬至又太沉，唯有白露，懂分寸。它把夏天的熱揉碎了，化成露；把秋天的涼鋪展開，凝成風。田埂上的露、屋簷下的風、農舍裏的煙，還有白鷺掠過水面的影，全是不慌不忙的樣子。就像人到了一定時候，不再愛熱鬧，反倒喜歡這樣的清寧——坐在院裏的竹椅上，看露從葉尖滾落，聽風拂過蘆葦的響，聞着田裏飄來的稻香，日子就像這白露，淡，卻有滋味。

傍晚的時候，露更濃了。院裏的菊花苞上沾着露，像裹了層糖霜。我拿起畫筆，想把這露畫下來，可筆尖剛碰到紙，又停住了——露是活的，是會滾、會落、會藏的，畫在紙上，反倒失了那股子靈動。不如就坐在這兒，讓露的涼、風的清，全融進心裏，記着這白露時節的好，記着這日子裏的踏實與溫柔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